

谁在踢球？古画中的蹴鞠世界

■实习生 江宜笑

当世界杯的热潮席卷全球，人们总会谈起足球的起源。事实上，中国人对这项足球运动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古人将踢球称为“蹴鞠”，“蹴”为踢，“鞠”为皮球。

据《战国策》和《史记》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便已盛行蹴鞠。汉代时，蹴鞠成为军中练兵的重要方式；到了唐宋时期，这项运动逐渐走出军营，进入宫廷与市井，成为风靡全国的娱乐活动。

透过传世古画与出土文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鲜活的蹴鞠世界：踢球的不仅是身强力壮的男子，还有孩童、仕女，甚至皇帝本人。

孩童：把球场当成游乐场

如果说今天的足球场属于少年儿童，那么在宋元明时期，蹴鞠同样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

在现存的古代艺术作品中，儿童蹴鞠的形象屡见不鲜。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白釉黑彩蹴鞠图瓷枕上，一名童子头梳双丫髻，身体微微前倾，右脚轻抬，正全神贯注地将鞠球踢起；1954年河北邢台曹庄金墓出土的八角形童子蹴鞠枕，则描绘了另一位正在颠球的孩童，其长袖飞扬、动作轻捷，稚气未脱却已显露出娴熟的球技。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元时期椭圆形蹴鞠图枕上，甚至出现了女童踢球的形象，足见蹴鞠在儿童群体中的广泛流行。

除了瓷枕之外，明代青花瓷器上也常见“婴戏蹴鞠图”题材。一件明代晚期青花残碗的底部，两名垂髫孩童围绕皮球展开较量：一人抬腿欲踢，一人凝神防守，衣袖翻飞之间，仿佛一场激烈的“儿童足球赛”正在上演。寥寥数笔，便将孩童游戏时的专注与欢乐刻画得生动传神。

若论儿童蹴鞠最为经典的图像，则不



元 钱选 宋太祖蹴鞠图 28.6×56.3cm 上海博物馆藏

得不提南宋宫廷画家苏汉臣的《长春百子图》。这幅长达五米余的长卷描绘了百余名儿童在庭院中嬉戏玩耍的场景，其中包括蹴鞠活动。

皇帝：亲自下场的“球迷”

在古代众多体育活动中，很少有哪项运动能够像蹴鞠一样，从街巷市井一路风行至帝王宫廷。对于宋代皇帝而言，蹴鞠不仅是娱乐消遣，更是宫廷生活中的重要活动。

在传世绘画中，人们也能够看到皇帝

亲自下场踢球的场景。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蹴鞠图》相传原作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现存版本为元代钱选临本。画面前方两位正在对踢蹴鞠的人物，被普遍认为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周围则有赵普、石守信等开国功臣观赛助兴。众人围成一圈，以脚传球，神情专注而轻松，展现出宋代宫廷蹴鞠活动的生动场景。到了清代，画家黄慎又以同一题材创作《蹴鞠图》，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画中宋太祖身着龙袍，与赵普等人一同争抢鞠球。

与亲自下场竞技相比，明代皇帝更像

是一位资深“球迷”。故宫博物院藏的《明人画明宣宗行乐图》中，明宣宗朱瞻基在皇家园林中观看蹴鞠表演。画卷记录了宫廷宴乐活动中的诸多场景，而蹴鞠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古代女子“足球队”什么样？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女子都是足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仕女蹴鞠图》是观察古代女子蹴鞠最直观的图像资料之一。该图是明代画家杜堇《仕女图卷》的一部分，描绘了五位仕女在春日庭院中蹴鞠的场景。画中女子或传球、或接球、或凝神观望，配合默契，俨然组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女子足球队”。与传统仕女画中娴静柔弱的女性形象不同，杜堇笔下的人物舒展灵动，充满运动气息。画家以流畅飘逸的线条刻画人物姿态，展现出蹴鞠运动特有的力量感。

除了绘画作品，出土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古代女子运动生活的窗口。宋代蹴鞠纹青铜镜镜背以高浮雕形式表现四人蹴鞠场景，其中一位高髻女子正抬脚击球，与对面的男子形成互动。镜面虽小，却浓缩了一处热闹的球场景象。女性能够作为运动参与者被郑重刻画于日常器物之上，说明在宋代社会的文化想象中，蹴鞠已不仅属于男性世界，而是男女皆可参与的娱乐活动。

2006年，蹴鞠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延续两千余年的古老运动得以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当世界杯的欢呼声再次响起，古画中的蹴鞠身影也仿佛穿越时空而来，这项古老运动留下的不仅是精彩的历史瞬间，更是一份绵延至今的文化记忆。

贯穿三个国家的体育盛事，看世界杯中的多样建筑美学

■实习生 徐寒

世界杯开赛的哨音正式吹响，本届横跨北美的16座比赛场馆也陆续亮相。这些场馆以多中心、多气质的风格，让大家在沉浸于激烈比赛之余，也能欣赏到各国的建筑特色与时代审美。

美国：

商业与消费主义的现代体育娱乐

要说最能代表美国经典“巨型娱乐综合体”气质的，当属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SoFi Stadium)。和传统足球场紧密、封闭的碗状空间不同，它是一个由屋盖、商业广场、环绕景观和沉浸式大屏幕共同构成的娱乐中心。索菲最具特点的便是其单层的聚合物ETFE屋盖，如同一张包裹着场馆的幕布一般，这层屋盖既能遮蔽雨水，又让充足的自然光进入，同时还保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在索菲内部巨大环形屏幕的搭配下，整个会场呈现出了美国体育场馆最典型的设计语言——大尺度、商业化和开放性。

而相比于索菲体育场所代表的“柔性未来”感，位于亚特兰大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Mercedes-Benz Stadium)则是美国“高科技体育剧场”的另一种表达。通过强调几

何秩序和工程美学，亚特兰大场馆把屋顶本身打造成了一种视觉符号。其屋顶从顶层开始构思，结合了古罗马万神殿的设计风格，并采用了如同相机光圈般的开启方式，将8片220英尺长的大号“花瓣”置于同步轨道中移动。这种兼顾了动态与光线变化的建筑奇观，让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成为体育场中机械结构和仪式感的代表。

墨西哥：

聚焦异域的历史叙事与城市风情

在老一辈墨西哥人的足球记忆中，墨西哥城体育场阿兹特克(Estadio Azteca)绝对是足球史上不朽的地标。这座全球唯一承办过三次世界杯的场馆，见证了贝利、马拉多纳两位传奇球王的诞生，也被国际足联官方称作“世界足球真正的斗兽场”。巨大的椭圆形看台、纪念碑式的体量和城市纹路中“突兀”的圆形建筑，共同形成了一种“足球圣殿”的气势。作为开幕式的所在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用悠久的“时间沉积”和叙事力量，唤起了世界杯自身的历史传统。

如果说墨西哥城体育场代表的是历

史纪念性，那蒙特雷 BBVA 体育场(Estadio BBVA)的建筑风格则是结合了现代墨西哥城市发展的典范。受到蒙特雷啤酒和钢铁制造历史的启发，蒙特雷会场以球迷视线和看台舒适度为核心，采用自支撑三足结构、金属外壳和铝制外立面；外墙上的“鳃状”开口还能引入气流，帮助场馆通风降温。BBVA在设计语言中强调的，是当代墨西哥城市“钢铁、山体、开放”的工业性和地域性，蒙特雷的地形、山景和历史不仅被写入了建筑里，也融进了每位球迷的观看体验中。

加拿大：

旧区改造和公共空间利用的代表

和美国与墨西哥不同，加拿大在场馆设计上采用了一种克制却城市化的风格。据国际足联FIFA介绍，位于温哥华的卑诗体育馆(BC Place)会场是少数位于市中心核心区的世界杯场馆之一。白色起伏的屋盖、滨水城市背景和环绕周边的高层建筑使其看上去就如同温哥华市中心的一顶公共帐篷。在夜晚，屋顶上的36根桅杆将会点亮上万枚LED灯，成为福溪(False

Creek)区的核心地标。嵌入城市而非凌驾城市，卑诗体育馆的设计语言不像美国场馆那般炫技，也缺少墨西哥场馆中的厚重历史支撑，但它就静静地落在城市中，和周围的初上华灯一起，构成了温哥华繁华而浪漫的夜景。

作为加拿大足球城市化发展的缩影，多伦多的BMO球场(BMO Field)用一种“临时性、适配性、社区性”的场馆语言进行了全新的赛事改造。BMO球场是加拿大第一座足球专用体育场，为承接世界杯的赛事，它新增了看台，提高了近二分之一的容量，并且进行了充足的赛事化包装，让一座原本贴近本地足球日常的场地摇身一变进入了世界级的赛事系统。场馆在设计上还融入了当地旅游资源，会场临近安大略湖，让球迷在赛事之余能够在湖滨步道放松闲谈，一同构建风景与观赛的双重体验。

北美的场馆建筑形态各异，却殊途同归。在世界性的赛事面前，它们的开放和包容、创新与历史共同为球迷打造了独一无二的观赛体验。在这场一个多月的赛事中，它们将承载着体育竞技的激烈拼搏，上演一场运动与美学的相互交织。